

沉雪

李晶

李盈

— 著

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
长篇小说评审奖作品

后浪

沉雪

李晶 李盈——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雪 / 李晶, 李盈著. -- 杭州 : 浙江人民出版社,

2017.2

ISBN 978-7-213-07553-7

I. ①沉… II. ①李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9268 号

沉 雪

李晶 李盈 著

出版发行 : 浙江人民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责任编辑 : 潘海林

责任校对 : 俞建英

特约编辑 : 黄杏莹

封面设计 : 墨白空间 · 陈威伸

印 刷 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 :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 印 张 : 9

字 数 : 191 千

版 次 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: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213-07553-7

定 价 : 36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 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

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 : 010-64010019

她独自站在麦田上，阳光无所不在地照耀着。

她非常惧怕太阳。那是一个火球，一个非人间的液态火球，它高悬在头顶，仿佛一枚巨大的徽章，被上苍牢牢钉住，无限的光芒向她身上投射。她无处躲藏，身前是纷乱的麦穗、尖刺的麦芒，一派金焰的天地里，一切都像是在燃烧。热灼的风暴从四面八方围袭过来，愈逼愈近，许多东西正在被点燃——麦秸、青草、人的汗毛和肌肤。空气中流窜着咸腥的糊味儿。

小时候蹲在太阳底下，看邻居男孩握一个放大镜烧蚂蚱。蚂蚱由绿变黑，千疮百孔地蜷成一只酥脆的虫干儿，在放大镜底下冒出蓝色的烟。现在是她被罩在放大镜下面了，放大镜是整个天空，她在变成又小又脆的虫干儿，蓝烟一缕一缕地在眼前缭绕。阳光已不再是阳光，而是喷雾般的辣椒面。她感到憋气，喉咙里面在呛血，血的鲜腥涌入鼻腔，想到心脏周围许多脆弱的组织在膨胀——膨胀的结果，是忽一声爆裂吗？

那轮火球发青发黑了，像一只怪兽狞猛可怖的头。天地却越发灿烂，以一派恢宏的气势环绕这颗怪兽的头浑浑地运转。

眼睛炙疼，用力闭上，感觉一道细细的汁液黏重地落下来。不是汗，汗早就干涸了，早将焦脆的头发硬邦邦地贴在耳边。是泪，泪像一道细细的汁液。这来自生命的最软弱又最顽强、最无用又最慰藉的东西，一滴跟着一滴，洒向麦子，洒向土地，没有声响，没

有色泽。

她想：人并非是最宝贵的，人原是和草芥一样渺小的，却不像草芥那样自然安恬——人是充满痛觉的可怜虫。但是，人却有一个大大的目标——活着，要创造奇迹，无论何样的奇迹，都可以造出来。所以，重要的不是收获，而是怎样收获。镰刀虽小，可以打败机器，可以汇成汪洋大海，打一场人民战争；人在战争中经受洗礼，变得意志如钢——她不知道，一再地体会渺小，对她的损害有多大，只是一味地感到，那些昂扬的精神太庞大、太具重量，自己这么薄弱，要将其承受过来，哪怕只是很少一点，也会被压死，因此她只能视之为与自己绝对无缘的东西。这样一来就抵触了，抵触到强烈，竟从那集体性的豪迈之中感觉到入骨的疼痛。

彻头彻尾地暴晒，多像生命被点燃的过程——生命，将于燃烧中完结，这是怎样的一种辉煌？身体熔成一个通体灿烂却不知其名的东西，在飞舞的光焰中，犹如金刚一般耀眼，干柴一般颤缩，最后化为一缕烟气，挥发于空……

这么想真够绝望，可又怎能不绝望？此刻，她被单独钉在一块孤岛般的麦田里，除了忍受现眼示众的莫大耻辱，不会再有任何前途。指导员临离开时回头扫她两眼，习惯地向空中挥舞镰刀，厉声道：孙小婴，你原地留下——抓紧，你抓紧！

抓紧。我一直在抓紧，你看不见？！我一直抓紧，一直磕磕绊绊疯割疯赶，末了还是落后、落后。这落后的结果，是拼尽全力换来的……你看不见。

落后，落后是什么？是消极怠惰、笨拙脆弱，还是那个再怎样卖力也别想改变的生就的姿态？

人声鼎沸的场面忽然消逝掉，一切皆被炎热与遗忘吞没。耳畔总是自己一个人的声音，仿佛偌大的世界只由自己一人独占着。然而，哪里会有真的遗忘、真的独占？时刻感觉到那个集体，方阵般的集体，像一支沸腾的吞了火药的大军，正在东面百米远的地方酣战着，看得见那边的天空泛着一派赫赫红光。卑缩的心感到那个世界遥不可及，不安地想：那个时刻就要到了——他们就要班师回朝了，她和她的孤岛麦地，将成为他们胜利的视野中一枚突然扎入的钉子，现场批判会很现成地开起来，她像白骨精显形似的好看……

她对着金光缭绕的世界发愣，茫然望前方，前方总是麦海，无边无沿的麦海，即使到了下辈子也割不完。

她切齿地想：阳光是一种残害，收割是一种残害，而我永远永远，都是最后一个！

但是……什么东西忽然一跃一跃……长了脚似的向这边靠拢？

——初看像一只纸船，纸船金黄色，贴着麦稍儿最上一层，无声地漂浮过来。近了，看清是一顶草帽。草帽破着檐儿，歪斜地扣着，草帽底下一张脸——他，挑着一副水桶。

会有人挑水过来，这令她吃惊。她不让这吃惊显露出来，默默地蹲在桶边，一口口地喝个没够。一边留意他是个伤员，左手大约受了重伤，绷带吊到夹板上，平搭胸前。等候她喝水，他脚步悠闲地在一旁溜达，眼睛不住地四外望。

她十分羡慕，心想：做个伤员多好啊，做个伤员就可以像贵族似的了。

她一向怕喝烫水，越怕就越喝得慢。发觉自己在被观看——有

什么好看的？

觉得我惨吗，这张被汗水蜚肿的脸惨？像一个被开水烫过的西红柿？

知道吗，这是一张见不得太阳的脸，往常它苍白如纸，一经日晒，面皮就要淌出血来。

——没办法，天生的，我拿自己没办法。

被她严肃地迎视，他把眼睛挪开了。她却突然有了一个重要发现，更加灼灼地盯住他。他的脸方形，棕色，在草帽底下默然静着。强烈阳光被帽檐儿接住，筛下来一圈细密有致的光斑，使那张脸罩在一圈阴凉中，显出一种优越的朦胧。

她望着他——不是他，是草帽。那一圈阴凉将她有力地勾住，心中掀起一阵神经质的猛跳——把草帽给我……给我吧给我吧！

——这渴求他不会想到。草帽被那只好手摘下来，一翻一翻在脸侧扇汗，脸的线条由生分转为柔和，眼睛里边有内容地闪光。

我可以帮你——他说。声音不真。

她没理会他，转过身去扎麦捆。躺着的麦棵整个用膝盖压住，掀起两头的要子扭拧一处，拧紧，死劲拧紧。手指又被麦秆儿划破，麦捆上沥出血——捆扎像一个表演，她努力而又吃力。脑袋里面控制着，别去想那个东西。但是，心中为何如此难过？

人，需要阴影，如同需要水——此刻，深深悟到这一点，不能得到那顶草帽，竟然觉得比喝水之前更为干渴。

……那一片小小的阴凉，那一顶破了檐儿的草帽……她喃喃念叨着，几乎落下泪来。

撂下麦捆，起身拾镰刀，却发现，镰刀直插在地里，那顶草帽，

正悠悠地挑在刀柄上！

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可它确实就在那儿。像一只乖巧的生物，安闲地摇挂着，静静嗅着麦地的气息。她忘掉一切地奔过去，将草帽抓手里，想也没想就扣到头上。

太阳一下子缩小了，一下子往后退了。那么轻微的凉爽，那么巨大的舒坦。周围的一切全都变得柔和起来。帽檐儿上细碎的光斑温静地亮着，再也不扎眼睛，无数麦芒摩擦着头围，再也戳不到脸皮——呵，多美。她闭紧眼睛，贪婪地大喘一口气。

遮护仅是片刻的事。她忽然感到不安——像是一个捉弄，或者一次遗忘，她想。

决断地将草帽摘下，高扬在手里，朝那个快要隐没的身影猝然喊道：喂，你的草帽！

她被自己的举动镇住，而自己的叫喊掀起来的回声尤其令人惊异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超越本意——急步追上去，站下，将草帽扔到他脚前的麦茬地上。

他返回来了，又走掉。

独臂挑担的身影在一颠一晃地远去。她盯着那片扇形的后背。

他的工作服撕破了口子，肩头一片亮肉裸在阳光里。看不见的风吹拂着他，他经过的地带麦子分开又合拢，草帽遮护着他的头漂浮在麦海中……那圆圆的金黄色的边轮，在视野中轻轻转着，化为一只移走的船，一粒消逝的金点……

阳光依旧，依旧鞭打如火，依旧发黑发白。疯狂的毒焰卷着嗜血的威风。东面的地界响起一串尖利的哨音，灿灿的光芒里剪出芸芸人影，麦浪裹挟中，人群像被风吹鼓了的线团，蠕蠕地滚动过来。

她怔着脸，一再地回味那片小小的阴凉——一个算不得什么的小经历，一瞬间微如滴露的感受，却同现实截然分离开。那刻不想承认的，此时已经推拒不走。还原着那份感动，暗暗发觉，心灵间，最空缺、最遥远又最敏锐的部分，骤然明朗了。

眼里一阵酸痛，看身前的麦穗麦秆全数昏花起来。缓缓将头抬起，紫色的脸孔仰向天空——哦，我是要什么？

是要乌云、乌云，我要乌云——灰蒙蒙、阴沉沉的乌云。我要它们，要它们遮庇我的天空、我的身体，我整个的身体！

好多年过去，她就这样又见到年少的自己。

那年春天，一个阴沉欲雨的傍晚，解放牌大卡车跑了很长的路，将我送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，一个团直属砖瓦厂。

砖瓦厂的进口与公路相衔，一条碎砖和煤灰铺就的走车道，将左右两旁残雪覆盖的荒草滩切割开来。一根约摸两丈长的粗铁杠子，将车道的出入口横拦住，做成这里简便而重要的门栏。

卡车在粗铁杠子前刹住。司机伸出来一只大手横过我脸前，砰的一声，为我撞开身边的车门——还晕吗？闺女，看看你的家到啦！

司机的大粗嗓门很震耳朵。我勉强应一声，抬起脸，感到凌厉的寒风从车外直扑过来。将身上的棉大衣裹紧，拔腿出去，一脚踏到北国坚硬的冻土地上。天地是幽暗的，以一种原始的荒旷迎候我。荒旷造出来的惊骇迅速扫除视觉上的昏聩，我好像那个得到七色花的女孩，撕掉一片蓝色花瓣，一念咒语，立刻孤零零地来到冰冷的北极。

这里当然并非真正的北极，我看见的，是像模型一般四面铺陈着的图景：窝头形的寂寥的山冈，深褐色的矮而凋零的丛林，黑浑浑的一直通向地平线的荒野。荒野一角，挤着一个朦胧的村屯，仿佛几只青灰色的大鸟巢堆卧在一起。泥草覆盖的屋顶上，白色的烟儿不断地被风刮散。不怕冷的猪和狗在高大的柴垛前边走来走去。村屯西头，列着两排砖房，轮廓稍显齐整，房前搭着几件色泽相同的衣裳，大约是集体宿舍。宿舍过去百米处，影影绰绰地立着连环

形的棚架和方窑，想必是干活儿的场所了。这场所，阴灰之中挺举出来一管极为粗壮的烟囱，直指苍黯的天空，不禁使我想起古代的巨型战炮。

战炮高而长的筒管上，竖着刷下来一行大红字标语——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！

心底厉害地抖一下，觉得茫茫天地间，这行大红字气势格外庄严。

司机帮我从挎斗上卸下衣箱，随后咣啷一声上好了挡板，一双大手对着搓一搓，他朝我呵呵大笑：行啦，闺女，我得赶回团部，你就站这道口上，先甭动弹，一会儿准有人接你进去。说完，他钻进驾驶楼，车头嘎地后撤一下，再向前，轰轰地消失了。

我独自站在砖瓦厂的道口，连同我的两个衣箱，因为一路上持续的晕车，浑身上下虚乏之极。愣怔地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是如此生疏，又如此沉静，像是一幅罩在千年长夜中的神秘的巨画。

家和城市，仿佛是上一辈子的生活。

从地理课本上，我已经提前了解，我将来中国鸡形版图的冠首之地，将站到地球北纬 49 度、东经 130 度的位置上，所处方圆数千里的界域，皆为多年来江河冲积而成的原态荒原区。我觉得荒原的风一无阻挡地横吹过来，耳际间甯着喂儿喂儿的鸣响。一股森冷的气氛拥裹我，令我感到四面八方隐藏着无可预知的内容。

有人推着一辆双轮车从砖房那里走出来，向我这里拐了。是个女生，短短的头发，脚步捷快，双轮车空着车斗，轱辘轧着路面咯咯沙沙一通响。

她把车子停在横拦的铁杠子前，人迈出一个跳高的剪式步跨越

过来。这个活泼的动作并未使她现出笑容，有些浮肿的脸上布满操劳的神色。

她认真看着我，问：你叫孙小婴？

我点头，朝她微笑。她把眼睛射向箱子，同时将手伸过来扣住我的手，紧紧一握，说：我叫林沂蒙，连长分配你上我们班。

在完全的不习惯中，我感到她的手又干又硬力气大得出奇。

箱子越过粗铁杠子搭到双轮车车斗里，林沂蒙在前头推着车子引领我。我们一言不发朝那排砖房走去。我注意到，她身上褪了色的绿工作服和脚下的绿球鞋上，全都沾着厚厚的泥迹，还发觉她的步态举止中始终有一种奇怪的匆忙。箱子撞着车斗的铁皮铿铿直响，默默听着，一颗心禁不住剧烈地悸跳。

我知道，一种生活，一种从未经历、从未想象过的生活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同外边相比，砖房里头是暖和的。走廊一米多宽，地上遗着些猪狗的粪便，两个未上玻璃的窗洞透着光亮和风，几间宿舍的门口砌着方大的砖炉子，炉口上坐着冒热气的脸盆及茶缸。穿过两扇门，到了我该住进的宿舍门口。林沂蒙猫腰将车把撂下，让我打开衣箱取出被褥，搬入屋子里去。她则将衣箱再向前推，说是要集中到另外的“箱子间”去。

宿舍里，扑面一股潮腻腻的肥皂味儿，地面十分泥泞。几个女生正一字排开，站在一块长木板搭就的脸盆架前，哗哗啦啦地洗着。见到我抱着一大卷铺盖走进来，她们都有些生奇。这个错开毛巾点点头，那个抓着肥皂愣一愣，相互间议论几声，并未停止稀里哗啦

的洗。距她们身后两尺多远，是一面共同的大炕。炕上一块紧挨着一块，铺列开几床干净被褥。我拿眼睛数了数，七床。

林沂蒙很快转回来。她脱下鞋子上了炕，高高站在那儿，头抵着矮屋顶，跟大家说：这是新来咱班的战友——孙小婴，从天津来的。大家挤挤，先给她腾块儿地方，回头再叫排长调宿舍。说完，她哈下腰，从头一床被褥开始，一寸一寸地为我挪空儿。我看到屋里每个人的铺位因此全都窄了些，心里不由有些不安。怀揣着这不安，把自己的被褥解开，铺好。一边挨着林沂蒙，一边挨着小窗户，挤在墙角里，是最合适的。

墙面不可乱挂，一些零用品全都压到枕头底下。枕头套里，拿换洗的衣裳当枕芯儿。这时注意到墙上贴着两条绿纸墨字：“做一颗革命火种，点燃这片沉睡的土地”，“埋骨何须故土，永做扎根大树”。

诗一样的誓言，令人不由得激动，心想：这就是歌里边唱的革命大熔炉，我加入进来了，成为普通一兵。今后的生活，将会怎样的高昂、激越，充满了一种诗的味道……

我下了炕，想到该去箱子间，取过来自己的洗漱用具，再打上一盆水，和大家站到一块儿去，洗。

正要出门，一个女生从外头闯进来。她小巧玲珑的个子，面孔上奇怪地布着一层怒气，两只眼睛直截地盯着我看，好像早就和我认识似的。可她忽然高扬起鸟儿一般清亮的尖声，很不客气地斥责我：依似啥么人？依有啥么了不起？依刚刚来就想欺负人呀？依快去抬开，快去抬开！

我没听懂。她又把手指着我，再嚷一遍。我才明白了：她是不

满意我把箱子压到了她的箱子上面。我很紧张，却不敢说话，快步随她过去。来到箱子间才发现，已经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放置我的箱子。假如一定要抬开，只能将我的箱子抬出门外，撂到过道去。我努力使自己友好地笑着，说：你来帮帮我，先抬外边去，好吗？

很遗憾，她误会了我，以为我是要为难她，要使她难堪，因此不仅不打算帮我，还变本加厉又叫喊起来：依有啥么了不起？依从啥么地方来？睽一睽，似啥么箱子呦……喊，古董，老古董！

我面红耳赤，无言以对。古董，这个字眼太叫我讨厌，叫我一下子想起自己不光荣的出身，想起伤痕累累的家。

两个箱子是父亲当年回国时带来的。一个是宽大厚实的褐色牛皮箱；一个是沉重坚固的黑色铁皮箱。这种箱子如今只能招人侧目。决意只身到兵团来时，家里可供打点行装的东西一件没有了。妈妈拿不出买新箱子的钱，只好到父亲的学校去，跟军宣队头头说：把红卫兵抄去的箱子腾两个，女儿要去上山下乡了，是去反修前哨。这才有的箱子。现在看看箱子间里，大都是模样相仿的棕色木板箱。好多上面印着红太阳，或者红语录。我的箱子夹在其中，确实显得老旧硌眼。古董——人家这样说它们，其实是在贬损我，我很清楚地感到这贬损，顷刻之间，心中满是辛酸与自卑。

我自知不具备对付的力量，只有红着面孔逃出箱子间。正看见林沂蒙走过来。我低着声音憋屈地说：我的箱子没地方放，压了她的。

林沂蒙站住脚，简洁说：让她克服一下，先就这样。这时我发觉，在林沂蒙身后，一扇扇宿舍门相继推开，一张张陌生面孔闪了出来，走廊几乎挤满。

我觉得，全世界的目光都让我一个人领受了。

解决的办法，还是我的箱子挪进过道。同时又有另外两人顺势将自己的箱子也挪出来，与我的列为一排。听见她们议论：早该这样，为个内务评比，让这么多箱子擦一块挤疙瘩，取点东西麻烦死啦！

林沂蒙不知从哪儿找到两块草帘子，板着面孔给几只箱子苦出来一律的面貌。我不禁暗喘一口气。然而情绪上，仍难以平静。

宿舍里已经没人在洗了。脸盆架湿漉漉地空下来。几人都坐到自己铺位上，看书的写信的或者一针一线缝衣裳。林沂蒙蹲在靠门的炕洞口前，埋头往里边添木头。一种充满内容的静，令我困窘难受。背对她们，独自站盆架前洗脸，洗得又慢又小心，没个完了，因为我在悄悄落泪。伤心地落下来一串眼泪，不敢发声，使劲按着毛巾洗眼睛。

箱子风波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，可是它发生在我最易受伤的時刻，那突然的跋扈计较的尖声，狠狠扫荡了我的心情。

我不知道，那个不相识的上海人，她是一时的恼火失态，还是一贯的作风。我不会记恨她。可我因此却强烈意识到，一种无可救药的孤单，甚至从洗脸的声响里都能够听出零落可怜无所依傍的滋味。

我是有过一些训练的。曾因日记被别人盗去并遭展览，继而是斗争。一些红卫兵同学把课桌搬走，椅子摆作一圈，让我坐中间朝着大家，将日记里最隐秘的奇思异想逐句地念出来。那种听凭他人耻笑、质问、讥讽的怪笑，可怕地折磨我。从小我是一个既胆怯又爱哭的孩子，那次的厄运，其极大的伤痛性，过后是伴着滂沱的眼泪浸入于心。

这一回，事情虽小，效果却相同。在来砖瓦厂的第一夜里，待

到周围一片沉沉睡声时，我不再限制自己，让自己哭个够。虽是蒙在被子里闷声来哭，依然觉得舒展。

我了解自己不是一个十分合群的人，这是从小就明显的了。从小我便少有一种共同性的欢乐，似乎集体的生活对于我是从天性里边就遭排斥的——我惧怕集体，惧怕他人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

出生三个月时，我被送进全托制的保育院，在那里，一直长到六岁上学。其间每逢周日乘儿童车回家半天，傍晚返回保育院。所以，直到上小学以前，始终觉得家陌生得很，不认识爸爸妈妈，老是管他们叫老师阿姨。因为一向在我眼中常见的，除了老师阿姨就是小朋友。这情形直至脱离保育院之后才得以改变。

但是，小朋友们相处多年，并不记得有谁会喜欢跟我玩儿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自来就是个别和孤僻的怪物。怎么会是自来就个别和孤僻呢？也许，个别和孤僻是老师培养我的——以前我是这么以为。那个保育院在当时，规模以及名气在全市都是第一流的，因此规矩也极多，每一条都严格不苟。解释不清的是，我常常出问题。我们总在周日回家前的一大清早，将衣裳脱净了，在盥洗室排好队，等待阿姨一个一个地给洗澡，洗罢，换上一律的干净院服，去乘儿童车。这天轮到我洗时，阿姨忽然张着两只满是皂沫的大手从澡盆边惊跳开。她高声叫：啊呀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澡盆里头是什么？！几个阿姨都跑过来，伸头看我身下的澡盆，我也低头看。一条细细的白色的软体动物——是活的！它在我的脚趾边盘来绕去，像条蚯蚓似的伸展开——这是我身体里的吗？它是怎样爬出来的？

我在阿姨们的惊呼之中，尖嚎着大哭，用大哭来抵抗心中的惧怕。我那赤条条的小身体站在水中无所依靠地打着战抖。谁也不肯

过来抱走我，我只有水淋淋地自己扒住澡盆边往外爬。

另一次事情出在午后喝奶时。为了晒下午的太阳，我们的小桌椅被安排在外面的葡萄架底下。奶很烫，喝时都听阿姨话，不出一声声音。谁知正闷头慢慢喝着，突然一条大豆虫从葡萄架上掉下来，恰巧掉到我的小碗里，烫奶溅到我脸上，我哇地哭起来。阿姨仍然一点儿不哄我，恼着面孔将我拽起，大步拎向卧室去，门一关，她走了，任凭我在里面独自干哭个够。

类似的倒霉事情不止这两件，统统是打击我，令我对阿姨极度反感，对各样的规矩也深深抵触。而最不妙的是，我开始了独处。可能，这就是个别的开始。

我不被别人喜欢，自己同自己玩。这样发展情况当然不好，也许是因为寂寞的缘故，我时常控制不住想做违反规矩的事情。比如吃饭时自言自语出声音，做手工时把老师发到小板上的胶泥坨糊到椅子背儿上，或将刚刚叠好的纸船拆成片儿。老师斥责我，饿过我的饭，闭过我的课。又好几次罚我单独在卧室中静坐。然后，一次天大的“罪行”终于发生，它从根儿上惩治了我。

——那天夜里十二点钟的打铃撒尿我竟敢不起来。这是很多制度中很重要的一项。铃声炸雷般响起，都从睡梦里惊醒，实在难受。但所有的孩子都听话，纷纷从床上爬起来，在走廊中撞来撞去地奔厕所。这一次，我记得自己忽然生出一个想法，我可以躺得像片树叶似的，蒙头盖好被子，阿姨过来不会发现我还在床上，我不必像那么多的孩子一样，揉着眼睛挤在楼梯上的厕所前排队——我就这么做了，阿姨真的没发现我，我一点儿没动弹，睡了一个美美的长觉。转天早上，正要起床时，忽然被阿姨拽了起来。阿姨一脸凶相，